

德若甘棠

易小邑

一位政治人物,如果能切实地为百姓谋福利,那么即使在他去世之后,仍然能赢得人民对他的深深敬意。在《诗经》中有一首名为《甘棠》的诗,就是普通百姓为怀念一位政治人物而作的。

“蔽芾甘棠,勿剪勿伐,召伯所茇。蔽芾甘棠,勿剪勿败,召伯所憩。蔽芾甘棠,勿剪勿拜,召伯所说。”甘棠树,高又大,莫剪它,莫砍它,召伯曾宿在那树下。甘棠树,高又大,莫剪它,莫折它,召伯曾歇在那树下。甘棠树,高又大,莫剪它,莫拔它,召伯曾停在那树下。

召伯是谁呢?他姓姬,名奭,是西周的开国功臣。周武王驾崩后,年幼的成王即位,幸亏得到两位贤臣竭心尽力地辅佐。这两位贤臣,一位是周公,另一位就是召伯。召伯深得民心,在他去世后,老百姓思人及物,连跟他有关的树都不忍心砍去。身为国家重

臣,召伯为什么不在庙堂之上,而坐在甘棠树下呢?关于这一点,古代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,他是在树下“听讼决狱”,也就是送法下乡,现场办案。可是清人方玉润则不以为然,在他所著的《诗经原始》里反驳说,召伯既为天子大臣,出去办案自然应该坐在衙门里,再不济找间房子总不难,干嘛非得在田间地头树底下坐着,难不成是故意博取“爱民勤政”的美誉。倘若召伯真的如此,那么“其伪甚矣”,那他就太能作假了。我呢起初觉得方玉润有点迂,偏要在“决狱”这事上较真。读到一个“伪”字才明白,大概方氏看过了太多打着亲民幌子沽名钓誉的官员,对这种种造作的姿态深恶痛绝,所以坚决不信贤德如召公,也会如此“作秀”。其实,从古到今,“作秀”本就是政治生活的常态。《贞观政

要》中唐太宗吞蝗虫的故事就是作秀。某年蝗虫成灾,李世民在视察农业生产的时候,捉住了几只蝗虫,一本正经地跟蝗虫说:你们吃粮食就是害百姓,老百姓如果有错,应该由我这位国君来承担。你们要是有灵,就把我的心给吃了,千万别伤害我的子民。说完就把蝗虫往嘴里扔。这场秀激发了士气,聚拢了人心。当然,唐太宗之所以被尊为“千古明君”,决不在于他吞了几只恶心的虫子,说了几句感天动地的话语,而在于作“秀”之外,他还能踏踏实实“做事”。“贞观之治”是靠做实事做出来的,作秀仅仅是锦上添花的那点花边而已。

作秀可以赢得关注,但只能笼络一时人心。只有做实事方能赢得尊重,稳固长久之基业。老百姓未必讨厌“秀”,“秀”得好的确可以促进政府和民众的良性互

动,但这“秀”绝对离不开一个前提,做好分内的事,用心地为民服务,否则,所有的“秀”都会沦为虚伪拙劣的演出。后人之所以如此地珍爱甘棠树,是因为召伯曾经“劝农教稼”,他向老百姓传授农耕知识,和大伙一起流汗出力,累了就在树下歇息,后人不忍心砍树,因为它不是作秀的道具,而是造福人民的纪念碑。

当下,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领导干部都下基层,要接地气,要为民办实事,做好事,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,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,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。公务员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“公仆”,应在各自岗位上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始终将得到百姓的认可和获得群众满意作为对工作的最大追求。伟大的功绩,不需要镌刻在官方的“德政碑”上,它就像一棵茂盛的甘棠树,牢牢扎根在人们的心里。“君臣已与时际会,树木犹为人爱惜”。这份朴素绵长的惦念,这份思人爱物的情怀,才是人民对一个政治人物最高的赞美。

(作者单位: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)



爱国也如家

颜希文

国庆期间,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,人们在现实生活中、在网络上用各种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祝福。

爱国,是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,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责任,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。爱祖国的河山,爱祖国的人民,爱祖国的文化,是爱国的基本体现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:“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,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,前仆后继,探索救国救民真理,是可歌可泣的。”我国众多文化名人身处国难当头的存亡之秋,大都表现出安危不贰其志,险易不革其心。“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鲁迅先生的这首饱含悲愤的七言绝句,道出了亿万爱国者的共同心声。

“纵使不成头被砍,也教人间称好汉”的革命志士邹容,曾发出了铿锵的呐喊:“当知中国者,中国人之中国也。中国之一块土,为始祖黄帝所遗传,子子孙孙,绵绵延延,生于斯,长于斯,衣食于斯,当共守其勿替。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,侵占我皇汉民族一切权利,我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,以复我权利。”长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、亲密合作的民主人士黄炎培,深明爱国大义,曾对其儿子黄大伦说:“如果日本人真打过来,你贪生怕死做了汉奸的话,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,我也要打死你。但如果你能够在战场上杀敌为国捐躯,我不会为你流泪,但绝对会为你感到光荣!”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,在旧社会不畏强暴,敢怒敢言,被郭沫若称为“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一枚铜豌豆”,却有一颗强烈的爱国赤子之心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他发文痛斥日寇的无耻侵略行径,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,奔走呼号,血泪交迸,风云变色,其惨痛悲哀之情绪,直皆裂胸而出。

“五四”新文学杰出作家郁达夫,是个“伟大的爱国者,爱国是其毕生的精神支柱”。旅居新加坡时,他对好友刘海粟说:“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,我们要宁死不屈,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,做不成文天祥、陆秀夫,也要做伯夷、叔齐。”原《大公报》社长王芸生,早在抗战爆发前,就写了不少文章唤醒国民,启发民智,被誉为以笔杀敌的新闻战士,他说:“我们是报人,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,在平时,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,对同胞少所贡献。到今天,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,惟有这三个字——不投降。”蒹蒹兰心林薇因,是一个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,更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功臣。甚至交好友费正清夫妇多次劝说他们夫妇移民美国,但她始终不为所动,深情地说:“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,我们不能离开她。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,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。”抗战爆发后,著名作家巴金与民众一起流亡,一起宣传抗日。他特别强调:“我们要抗战,我们要继续奋斗。纵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,我们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。”革命志士杨度,曾慷慨激昂地宣示:“中国如今是希腊,湖南当作斯巴达。中国将为德意志,湖南当作普鲁士。诸君诸君慎如此,莫言事急空流涕。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。”

回溯历史,岳武穆百战不挠,袁督师独拒强敌,这两人虽都被奸佞陷害,赏志以毁,然忠烈所被,千载之下,犹令中华子孙感奋零涕。文天祥断头菜市口,史可法战死扬州城,更给中华民族保存了浩然正气。反之,石敬瑭、张邦昌、吴三桂、臧式毅、殷汝耕等辈,或投降异族,或甘做傀儡,哪一个不是毒被全族、祸及身家?

百余年前,八国联军中的一位德国军官在日记里感慨道:“做19世纪的中国人大太悲惨了!”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人,豪迈地向世人宣告:做21世纪的中国人太幸福、太自豪了!因为我们的祖国太可爱、太伟大了!

(作者系大祥区教育局退休干部)



城市图腾

刘小康 摄



历史的格局

刘诚龙

“恸哭六军俱缟素,冲冠一怒为红颜”。这诗好是好,却格局不高,若改为“冲冠一怒为红颜,恸哭大明俱缟素”,才算寄慨其深。女色不曾祸国,因了女色而祸国。若不是刘宗敏抢了陈圆圆,吴三桂因此冲冠一怒,大明“再活五百年”虽不大可能,多苟延残喘些时日,概率也是蛮大的。

历史是人民创造的,但历史往往也囿于政治人物的格局。一个小女色,让有大英雄隆誉的吴三桂,大乱方寸,大失镇定,大掉格局,这会让大政治家耻笑了去。莫说政治家,如文学家白居易,朋友喜欢上了他“二奶”,白公慷慨:兄弟带去,玩厌了,还我,玩不厌,送你。宝马赠英雄,美女送狗熊。楚庄王开晚会,搞“贴面舞”,文武跳得正欢,突然“日暮酒酣,灯烛灭”,有狗熊吃了狗熊胆,去贴面楚庄王妃子去了。妃子剪了狗熊帽子,将做的记号密告,“王不从,令群臣尽绝纓而上火,尽欢而罢。”后三年,晋与楚战,有楚将奋死赴敌,卒胜晋军。楚将者谁?当年调戏妃子者,狗熊变英雄,流氓变忠臣。

吴三桂好小气,好没格局,一个陈圆圆都舍不得,怪不得赢不得万人之上位,赢不了万里江山域。

然则,吴三桂小气不?不小气的,吴公公老婆固然看得重,老财却是看得蛮轻,“三桂轻财好士,人有一长,收录无弃”。钱是王八蛋,吴公公起意纳士,对金钱是不当回事的。有士人留府第中数月,吃啊穿啊,用啊耍啊,无数用度,都不计数,汗漫使钱。这人要走,“赠以二万金,别扁锅一筐为母寿,皆珠宝也。”这人后来狗熊当英雄没?吴三桂叛乱后,奋死赴敌么?好像没,“某归江南,遂为富人,惜不知其姓氏。”

吴公公好士,对寒门之士,赠之大把黄金,而无所求,看上去也真没求到什么,只可证明吴公公其养士之闲散成本。商人做生意,都要街头白送些餐巾纸的,拿了餐巾纸的,都与商家做了大买卖?也是没有嘛。

轻财好士,都是要漏些钱的。“巡抚袁懋功内召,馈以十万金”,十万金啊,兑人民币少说是千万。领导老妈高寿,你送一万

还是两万?小气,你看人家吴公公,袁领导要调走,一送便是十万金。吴公公对地方官,对其下属,也最舍得,“知县以上官,有才望素著及仪表伟岸者”,不是一“以三万金为贐”,便是“各以银一封与之”。

若有所轻,必有所重,如吴公公这般大员,这般轻财,在重什么么?“沛公入秦宫,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。”别说秦宫里有金宝宝银圆圆,更有好多李师师陈圆圆啊。刘邦都不爱了,好醇酒的刘邦轻财了,好妇人的刘邦轻色了,啥意思?项羽不懂,难怪项羽成不了大器。

大官轻财,皇家大怕;大官重财,皇家大爱。秦朝大将王翦,善将百万兵。你百人都管不好,皇家却常将百万人几百万人给你管的,管得好,就大不好——太不吉祥了。这是甚逻辑?这逻辑你不懂啊,王翦最懂,他率军征楚,跟老板秦始皇讲条件,一,要给我六十万个兵,二,还要给我六十万亩田,还要给我红绶戴胸前,还有给我红颜知己抱胸前,还要给我小孩子解决副处级待遇,还要给我

到北邙山供应冷猪肉。王翦没完没了,婆婆妈妈,跟秦始皇讲抱老婆带孙子事,他人人都皱眉,独有“始皇大笑”。你们晓得个屁啊,“夫秦王怙而不信人。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,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,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。”六十万大军交给你,你若不好财,不好色,你想要什么?

吴三桂轻财好士,还真不是好品质。他看重的不是金钱,他觊觎的是江山。江山如此多娇,引我们折腰。袁世凯也是轻财好士的,袁对士啊将啊,文啊武啊,大把大把银子,“洪宪皇帝常长策,一把票子买士心”,买得天下士人入彀中——士人以为士人赚大了,却不晓得,他给你钱,你得给命。

重色而助清,你说吴三桂格局小,我也觉得其格局小,为私爱耳;轻财而反清,你道其格局大,我仍然觉得其格局小,求私位耳。有说法是,吴三桂冲冠一怒,为的是尊严,老婆被人抢去,是可忍孰不可忍?确不可忍,你不可忍,此乃你家私事,个人决斗去,何以绑架六军去缟素,大明来缟素?一怒,国家大劫难,百姓大遭殃。所谓轻财者,拿的非自家钱,皆国帑国资与民脂民膏,其实者:慷国家之慨,买士人之心,害江山之乱,谋自家之位。

(作者单位:双清区科协)